

梅莉的晚约

周文彬编



台港微型小说精选

周文彬编

梅莉的晚约

台港微型小说精选

花城出版社



责任编辑：鞠 英

封面设计：美 斯

责任技编：岑宇峻

梅莉的晚约

——台港微型小说精选

周文彬 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875印张 1插页 190,000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770册

ISBN 7-5360-0765-5/I·687

定价：3.80元

气象万千的尺幅世界（代前言）

周文彬

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微型小说也毫不例外。它和小说领域的其他品种一样，一方面，继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学传统；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社会生活环境，而有着自己许多独异的特色。

在大陆，报刊上一般把微型小说称为“一分钟小说”、“小小说”、“千字小说”、“瞬间小说”或“一袋烟小说”，而“微型小说”这个名称更是普遍使用。在台湾和香港地区，微型小说又叫做“极短篇”、“超短篇”、“掌上小说”、“小小说”、“迷你小说”等等。自70年代末期以来，这种文学品种犹如夏季园林中竞相开放的“满天星”一样，星星点点，密密麻麻，散布在台湾报纸刊物之中，到处触目可见。

微型小说的兴起，与台湾香港的社会现状有关。在商业社会里，时间节奏加快，生活匆忙而紧张。随着通货膨胀而来的衣、食、住、行的全面加价，迫使人们尽力去拼搏。在忙碌倥偬之际，疲惫的人们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太多的精力来阅读鸿篇巨著，而耗时不多的作品则为人们提供了方便，无论站着或坐着，三五分钟，或多至十分钟便能看完。甚至在煮鸡蛋，拨电话，在公共汽车站上等车，搭巴士、过轮

渡、乘地铁……诸如此类的零碎时间里，也能完整阅读。于是，微型小说便应运而生了。

微型小说的发展，与台港报纸副刊的倡导有因果关系。从台湾来说，首倡者便是作为台湾四大报之一的《联合报》，¹1978年12月25日，该报副刊发表了陆正锋的极短篇《西北风》，受到读者的欢迎。以后，便开辟了“极短篇专栏”，为微型小说的创作提供发表园地。此外，又进行“超短篇副刊实验”，在推出“迷你散文”、“新闻眉批”、“一行诗”、“小语库”、“手纪文学”的同时，继续在“极短篇”专栏中为微型小说的拓展创造条件。因此，这一文学品种很快地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投稿者日众，有一个时期编辑部几乎每天收到近百件稿件。自80年代开始，该报在一年一度的评奖项目中，增设“极短篇奖”，从众多发表的作品中，遴选和推荐出佼佼者，加以奖赏和鼓励。1985年，该报选辑了《极短篇》一书，作为“联合报丛书”之一出版。另外，还把历年较优秀的作品选入《联副三十年文学大系》中，向读者作系统的介绍。

台湾的其他报刊，在倡导微型小说方面也作了相应的努力。例如，《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在开设“人生小语”、“短歌”等专栏的同时，也设有“掌中小说”专栏，刊载一些读者颇为喜爱的短篇。出版部门也陆续编辑出版了好几辑《台湾极短篇小说集》。1987年下半年，台湾“报禁”解除后，许多报纸不仅增加印张，而且还增设第二副刊，除连载长篇通俗小说及武侠小说以外，还专登数百字至一千字的短小作品，使微型小说的创作蔚为风潮。

在香港，单是每天刊行的报纸就有50多家，登记注册的报社则不下百家。这些报纸大都设有一两个版面的副刊，副刊的内容除武侠小说、警匪故事、生活杂感、时装美容等以外，尚有纯文艺作品。由于有众多报纸的专栏以及形形色色的期刊杂志作基地，微型小说的制作颇为活跃，亦甚有成绩。其数量虽然比不上框框杂文，然而也是十分可观的，拥有极多的读者，在多元化的香港文学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席位。1986年9月，桑妮在许多的香港微型小说中遴选出部分精品，编为《香港小小说选》出版。次年，香港《迷你小说选》问世。1990年3月，金东方创作的小小说集《枪手》又与读者见面了。这些微型小说集均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微型小说之所以获得读者的喜爱，其本身的特征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从小见大、见微知著、情趣隽永、耐人玩味，能在纸短情长中给人以美的享受与遐想。在台湾，微型小说与散文小品一起被列为文学小品，属于“轻文学”一类。台湾评论界认为，这类作品具有“轻、薄、短、小”的特点，它“以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大的内涵，使读者在几分钟内，接受一个故事，得到一份感动和启示”（台湾《联合报》1978年2月25日“极短篇专栏”文章）。有些人认为它的好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读者都喜欢，雅俗共赏，人见人爱；二是什么人都可以写，只要有构想就可以动笔；三是上课可以做例子，一分钟到三分钟就讲完；此外，还方便于翻译，有利于国际上交流。不少读者还认为，微型小说可以表现生活的趣味，“表现我们民族的幽默同智慧，世态炎凉的基本心理，

各种人性的缺失。”正因为这样，所以它赢得很多读者的青睐，显示出年青的生命力。

微型小说呈现出勃勃生机，与创作队伍的不断扩大也是分不开的。人们不仅爱读，而且纷纷试笔，其中，有不少知名度较高的作家，如台湾的杨逵、钟肇政、林海音、李昂、非马等；香港的舒巷城、海辛、张君默、也斯、东瑞等。也有许多文学新秀是在这里起步的，业余作者是在这里显示出自己的才能的。在这块创作的小天地里，“几乎各行各业的投稿者都有”，形成了一个可喜的局势。1979年台湾《联合报》举办“极短篇征文”，就收到应征的稿件1800多篇。次年再度征文，更突破2000之数。这些征文的作者，除在台湾本岛以外，还有侨居在美国、西德、日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华人。他们当中，有军队士兵、公务人员、教师、学生、农民、工人、家庭主妇，甚至还有远在绿岛上服刑的人（台湾《联合报》1980年度极短篇评审报告）。正因为专业作家、业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纷纷投入，形成了一个可观的创作群体，因而促使台湾和香港微型小说的不断发展。

近几年来，随着全球局势的演变和两岸开放的潮流，海峡两岸长期存在的文学藩篱开始拆除，不仅报刊互相转载和引介彼此的作品，而且出版界也互相出版彼此的书籍。随着台湾优秀的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不断介绍到大陆来，微型小说也陆续出现在大陆的报刊上，受到各方的瞩目。

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里的反映。由于台港微型小说的作者遍布各行各业，他们植根于生活土壤之中，熟悉城

乡风俗人情，所采撷的素材又是社会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因而能够从各个侧面，以不同的角度精粹、单纯、洗炼地反映台湾和香港社会生活，描绘各阶层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揭示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敏锐地提出当代生活中的一些社会问题，其思想内容是丰富多彩的。若粗略地区分一下，大概有下列几个方面：

首先，是反映资本主义社会里“小人物”的不幸和悲哀，揭露社会的黑暗现实。在这方面，香港作家张君默的《血的故事》可作代表。这是一个悲惨的卖血故事，一个脸色苍白，血气两亏的中年失业者，在极度贫困中多次卖血。现在，罹患肺病的他处境更艰难了，在走投无路中，他仍不得不一面吐血，一面卖血。然而，还会有谁再来买他的血呢？作者不仅为我们描绘了他在艰难竭蹶中苦苦挣扎的惨状，而且还通过卖血一事，把这个形同活僵尸的瘦穷人与一个数次到医院割脂肪的胖富翁联系起来，作极其鲜明的对比。张君默的另一篇“掌上小说”《岁暮》，写一对夫妇在年关到来之际的可怜遭遇。处于困境的余大筠夫妇为了还债、交租、看病以及应付即将来临的年节，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借来了二千块钱。可是，在乘巴士回家途中却遭到刀贼的打劫，不仅借款被尽行抢走，而且余大筠还在歹徒的刀下丧生。这是两幅病态社会的剪影，前者写于60年代，后者写于80年代，都反映了香港社会底层弱小者的辛酸，诉说人生的不平。透过卖血者在生活重荷下的艰难喘息，透过倒在血泊中的死者仍张着嘴，仍睁着一双疑惑眼睛的画面，令人看到了高楼林立、富

丽繁华的香港社会的另一层面，从而进一步思索社会、思索人生。

其次，从台港畸形社会的世态人情中，摄取被扭曲变形的小镜头，反映社会现实。丁愚的《车祸》，没有写台湾某次交通事故的现场，却描述了事后人们的心态。被撞伤的孩子是死？是活？没人关心，没人探问。而事主却以车子被撞凹了一大块为借口，“因祸得福”，轻易地用一百万新台币（折合为二万多美金）购买了一部崭新漂亮的小轿车，用来替代那辆早就被雍容华贵的太太腻厌了的旧车。作者准确地抓住了赵太太的心理活动，用鲜活的语言简练地表达出来，真实地反映了台湾社会现状。陈娟的《父女怨》写了父女两人的一场争吵。女儿阿丽原准备报考中四，却到“鱼蛋档”去出卖色相，做了“鱼蛋妹”。父亲是个“咸湿佬”，经常出入脂粉场，鬼混于“鱼蛋档”，却佯称“加班”、“应酬”。然而欺瞒终究是不长久的，丑态终于暴露了。作品抓住了一个偶然的时机，揭开了畸形社会的一个疮疤，鞭挞了令人心悸的社会现实。

表现商业社会的尔虞我诈、争权夺利，反映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是台湾微型小说的又一思想内容。张伯权的《狗的智慧》中借用一个流传于非洲部落之间的寓言故事，巧妙地隐喻了台湾弱肉强食的情形。十只羚羊为九条野狗及一头狮子所猎获，如何分配战利品？这是小说的核心。结果，暴怒的狮子蛮横地占有九只羚羊，而九条狗却只能分到一只。这种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现象，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的商业社会里是屡见不鲜的。作品虽然只有500字，

却寓深刻思想意义于简单故事之中，含蓄而委婉地表现了主题。谢右安的《追逐》同样以寓言故事反映商业社会的激烈竞争。两只狼日复一日相互追逐着，毫不放松。“有时，两者的距离近了，后者兴奋，前者紧张。有时，两者并肩奔跑，它们的精神便达到了兴奋、紧张、疯狂的顶点。有时，后者超过了前者，后者傲笑，前者谩骂。”终于有一天，它们都倒在草丛里，成了两具残缺不全的尸骨。小说通过动物之间的纠葛，形象化地表现了商业社会的竞争及其实质。

敏锐地提出当代生活中的一些社会问题，引起人们关注，这是台港微型小说的另一思想内容。贩毒、赌博、偷盗、卖淫、打架斗殴、家庭破裂等，都是其涉及的问题，而其中不少篇章还涉及到教育这个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如杨美龄的《家教中心》、柯维玲的《寒窗》、林文煌的《访问》、杜镇球的《胆大心细》、晓声的《国文程度》、吕正雄的《学成归来》和孟慧的《节》等。这些作品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今台港的教育状况。有些作品还针对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提出令人深思的问题。孟慧的《节》写一个女教师在街头偶遇女学生的情景。这个昔日的女学生穿着艳丽华贵的时装，戴着钻石戒指，拥有宽敞漂亮的洋房以及豪华精致的小轿车，相比之下，老师不禁自惭形秽。而当她知道这位女学生竟然当了妓女，以提高钟点费的方式来赚肮脏钱的时候，她感到耻辱和愤怒，再也不愿意搭乘这部用耻辱组合起来的车子。然而，为什么自己对每课时都抓得那么紧，却出现这样失去节操的学生呢？正是因为只顾教书而不注意教

人啊！小说通过女教师的自省，尖锐地提出了如何育人的问题，藉以引起社会各方面的注意。

台港微型小说的作者在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还注意挖掘人们慈爱亲善、互相帮助的传统美德。不少作品描写了美好的人性和人情，字里行间漫溢着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温馨。李捷金的《小白猪》叙述了一对夫妻相互体贴的故事。作品围绕着小白猪走失与复得的情节起伏，演奏了一支和谐愉悦的家庭生活小插曲，表现了两根心灵和弦的共振共鸣，充满了朴实感人的夫妻恩爱感情。如果说《小白猪》是着重描述中年夫妻的恩爱和体贴的话，那么梁建民的《金老二的最后一夜》就表现了老年人历久弥新、深沉永恒的爱情了。上了年纪的金老二始终痴情于年青时期的恋人，现在她死了，被送到他工作的殡仪馆，“她的到来，还是那般强烈地震撼着他苍老的心。”于是，他揉合了自己所有的爱意，尽心尽力地为他一生唯一爱过的女人化好装，最后，与她一起离开这个世界。作者选取了金老二生命的最后一夜，在特定的环境中表现他那颗充满真挚的爱心。在描写人的美好品德、美好情操方面，张荣彦的《肥缺》与刘楷群的《求职记》都写得比较出色。在商品社会里，人们道德观念的转换嬗变，人际之间的冷漠自私，是相当普遍的，因而，美好的品德、真挚的友情与无私的互助就显得分外难得，这两篇小说都从不同的方面加以表现。《肥缺》写一个代课教师在谋事与责任之间的矛盾与选择。失业多年的林立，在代课期间，好不容易接到了海关的录取通知书，这时，正是学生预备联考，作最后冲刺的紧

要关头。去还是不去？他曾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他为了尽责，决定放弃报到。因而被人们认为是天底下第一号大傻瓜。然而，海关却很赏识他这种精神，破例地为他保留了这个肥缺。《求职记》同样是写谋事问题，但故事情节是在两个好友之间展开的。陈逸与王志学历相同、经历一样，而且在应征求职中考试成绩不相上下。然而，这间颇具规模的公司却只有一个名额，到底谁去？真挚的友情面临着考验。于是他们都各自退让，互相推荐对方。这种精神感动了公司，终于把两人都录用了。两篇作品都褒扬了重情轻利、热情助人的高尚情操，这种品德和友情是弥足珍贵的，说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台湾年青一代的身上尚未泯灭，令人感到欣慰。

通过上述，我们可以看到，台港微型小说的思想内容是很丰富的，它是台湾、香港社会生活的某个场景、某个镜头、某个侧面，是人们感情的一条触觉神经，心灵律动的一个音符，思想闪烁的一点火花。透过这些尺幅之作，我们可以窥见台港社会的万千世界。

微型小说在篇幅上是“微型”，但它仍然属于“小说”的范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凡一般小说所应具备的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微型小说同样不可或缺。不过，它毕竟是“微型”，在写作上理所当然地具有自己独特的“微雕艺术”。其突出的特色是“短小精悍”，要做到“短”而“精”，除讲究题材的选取以外，还要在人物塑造、结构布局 and 表现手法等方面下功夫。台港微型小说在这些方面，有着不少成功的经验。

在塑造人物方面，大体上有下面几种类型：

第一种，把作品主人公放在一种独特的环境中，对某件事情略加点染，随即把人物性格的某一层面勾画出来。如小许的《新郎报告恋爱经过》，在结婚这个特定的场景，新郎在贺客的笑闹声中公开了他的择偶标准和求婚经过，他认为，女友的“苦瓜脸”、“青春痘”丝毫掩盖不了她“丰富的内涵”和“说不完的美德”，他重视的是内在的美，于是，坚定地向她求婚并获得成功。作者在谐趣的语言中，只用潇洒的几笔，就把一个有头脑，有见识的小伙子那种正确的恋爱观，以及其幽默风趣的性格特征表现出来，收到寓庄于谐的良好效果。

第二种，使用白描手法，通过人物语言行动，极简洁明了地刻画人物形象。如舒巷城的《热心》，全部采用电话对话的形式。娜娜与几个女人通话，前后截然不同。最初她说：“是我表姐看到”，“耿二公子扶着陈慧真”，“上了‘宝马’的”。后来竟变成了：“是我看到”，“耿二公子与陈慧真很亲热地坐在‘劳斯莱斯’上”，“十分要好”，“这杯喜酒大概喝定了”。居然在两三次通话中，就把两个普通朋友的一次极其平常的路遇，加油添醋到如此地步。作者不雕琢，不粉饰，也不作任何冗长静止的叙述描写，而仅仅在极其自然的一问一答中，就把一个专门搬弄是非，背后说人闲话的长舌妇形象，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到此，人们不难领会“热心”的内涵了。

第三种，在一个特定的生活境遇中，通过人物心灵的搏动，进行直接的心理剖析。如陈启佑的《永远的蝴蝶》，在不

到600字的篇幅里，作者只用了200多字叙述樱子“过马路去帮我寄信”，不幸被汽车撞死这一事件。而以多半的篇幅来写“我”内心的悲痛：本来撞车是一个强烈的反动作，而“我”却感到樱子的一生像只蝴蝶，随着一阵尖厉的煞车声，轻轻地飞起，缓缓地飘落；本来现在已是春天，而“我”却觉得“好像已是秋深了”；本来躺在湿冷街面的樱子“只离我五公尺”，而“我”却感到“竟是那么遥远”；本来雨下得并不大，而“我”却觉得那是“一生一世中最大的一场雨”，“更大的雨点溅在我的眼镜上，溅在我的生命里来。”这一系列错觉的产生，是因为樱子在车祸中的猝死，一对正准备结婚的热恋情侣突然间永诀。作者通过男主人公遗恨终生的心理感受，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陡然遭到“毁灭”的悲剧气氛，步步往前推进，从而更增加作品蕴含着的悲剧力量。

第四种，通过字面上提供的微观形象，唤起读者宏观的多义的思考。正如匈牙利著名作家厄尔凯尼·依斯特万在谈到自己的“一分钟小说”时所说的那样：“在作者方面使用最少量的信息，在读者方面产生最大量的想像。”松本的《都是生日》，全文不足100字，人物只有“我”与母亲两个，作品抓住“生日”这个人生有意义的日子，描写了庆祝生日的不同情景。透过字里行间的描述，我们可以作多方面的联想：比如，同学做生日举行盛会的豪华热闹；“我”的羡慕与向往；“我”家庭经济的窘迫；每年“我”做生日时的寒怆；母亲生日的平淡与默默无闻；以及当“我”提出不切合实际的请求时，母亲的左右为难等等。这篇作品没有对母亲作过多的描绘，

然而，通过简单的对话，一个深谙世道艰难、默默肩负家庭生活重担、辛勤劳作的母亲形象，就跃然纸上。甚至我们还可以从她面对着入世未深的孩子，“别过脸去，静默了一会”的动作中，揣摩出母亲此时此刻的心情，体会到她的辛酸、难言与无奈。这是一种“不写之写”，“不全之全”的表现手法，往往通过读者“最大量的想像”，使作品内涵得到扩充与深化，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

在注意塑造人物的同时，微型小说还讲究结构艺术。巧妙的构思往往能体现作者的智慧，也往往是微型小说成败的关键所在。在结构艺术方面，台港微型小说有着较多成功的经验。大体说来有以下几种：

其一，是三段式结构。即首段开篇，中段叙事，末段结尾。这是我国小说的传统结构方式，而微型小说更加体现其自身的特色。在尺幅之内，开头更为简洁、明晰。中段叙事也写人物，写环境，也有情节，有情趣，但往往抓住最要紧的一个画面，一个环节，一个镜头，一个细节，以最简洁的笔墨，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结尾常常出人意外，耐人寻味。台港的微型小说多数是采用这种方式结构作品的。如李宣的《莲雾树》，首段开门见山，三言两语地交代了“我”迷路的原因及到这里来的经过。接着，极其俭省地叙述“我”因摘莲雾解渴，结识了一个孩子，并以古钱相报一事。结尾写“我”由古钱而认出新来的女秘书，原来她就是17年前的那个孩子，而她也认出“我”就是从前那个“摘莲雾的”，于是，作品在轻快的笑声中迅速收笔。

其二，是双线式结构。一般来说微型小说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展开描写。于是，部分台港微型小说采用了虚实暗联、主次交叉等方式结构作品，在有限的篇幅里，往往收到以少胜多、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东瑞的《窗外风景》就是采用了明暗结合的写法，为我们展现了狂风袭击香港的情景。明线是写朱明生老师摇摇欲坠的小木屋，在八号风球的猛烈袭击下，终于倒塌的情形。暗线是写他的学生洪成平在高层别墅中，竟然饶有兴味地欣赏八号风球下的窗外风景。前者是实写，后者是虚写，虚实交叉，同时并进，就在短的篇幅里，将贫富作了极其鲜明的对比，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

其三，是跳跃式结构。作品用电影镜头剪接的方式，把几个时间跨度较大的断片，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结构方式和中国传统小说那种前后连贯、紧密衔接的手法是不相同的，如蔡潞淇的《蜕变》以毛毛虫为中心事物，写姑娘一生对它态度的变化。要在千字的篇幅里写出漫长的一生，谈何容易？作者巧妙地抓住她婴孩、青年、中年、老年四个人生阶段，各取一个镜头来加以表现。婴孩时期，她对着毛毛虫吓得慌乱地尖叫；青年时代，由于毛毛虫她昏倒在恋人的怀里；进入中年，她虽然鼓起勇气为女儿踏死了毛毛虫，然而仍觉得脚下一阵瘫软；到了老年，她坦然地对小孙女笑道：“那是蝴蝶的幼虫。”四个镜头组接起来，通过由慌乱到坦然的变化，极其紧凑地表现了姑娘从小到大，由稚嫩到成熟的人生蜕变。

其四，是聚焦式结构。作者往往抓住一个特征或摄取一

个生活短镜头，集中而又突出地加以描写，往往收到微型小说特有的精炼与简洁的艺术效果。如林文煌的《三代》，作品描写一个中年人，一手牵着刚会走路的幼儿，一手牵着年老中风、步履蹒跚的父亲，在过马路时遇上脚踏车的情景。为了不让脚踏车辗到老父和幼儿的身上，他主动迎了上去。作者抓住他主动撞车的一刹那，将镜头对准他，拍了一张近景小照。通过这种聚焦式的描写，集中地表现他照顾老者、保护幼者的中国传统美德，突出他感人的形象。

除了注意塑造人物和结构艺术以外，台港微型小说的作者还根据这一文学品种的特点，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进行写作。

首先，是运用“空白”的手法，来弥补篇幅短小的局限。微型小说因受字数所限，不可能作静止的冗长的叙述，也不可能作浓墨重彩的铺陈，于是，作者往往留下宽广的艺术空间，让读者用自己的生活、见闻、知识，去体会、去联想、去补充、去参与创造，从而领悟出更多的象外之象、言外之旨和弦外之音，使小说的意蕴宽阔而绵远。如郭丽华的《化妆舞会》，作品写一个女学生在化妆舞会上的深切感受。平日，她平凡的外貌无法吸引她的意中人，即使用所有的少女情怀来膜拜他，也不能令他多看一眼。今晚，她戴上面具，假脸上的笑容像孩子似的天真，再加上发丝上的黄玫瑰，耳垂上的玻璃珠，身上的白纱衣衬上空花的蕾丝纱和黄缎带，浑身装扮得玲珑有致，竟然使他整晚都盯着她，甚至为她而倾倒。欣喜之余，她不禁思索：“是谁发明了这样的游戏